《金瓶梅》中的人物分析（三）

闫新 编著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录

《金瓶梅》故事情节赏析.....1
作品所塑造男性艺术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 1
作品所塑造女性艺术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 81

《金瓶梅》故事情节赏析

作品所塑造男性艺术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

《金瓶梅》中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正是这些故事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、内涵丰富的男女形象。本章将节录《金瓶梅》的有关故事情节的片断，赏析作者笔下男人的艺术形象。

一、塑造西门庆艺术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西门庆东京庆寿诞

［故事节录］

西门庆送走了任医官，回来与应伯爵坐在地上。想起东京蔡太师寿诞已近，先期曾经派玳安往杭州买办龙袍锦绣、金花宝贝上寿礼物，都已完备，即日要前往东京拜贺。算来日期已近，从山东来到东京，也有半个月路程，连夜收拾行李进发，刚刚正好，再迟就不行了。便进房来，和月娘说知。月娘道："这咱不说，如今忙匆匆的，你择定几时动身？"西门庆道："明日起身才能到哩!还得几天呢。"西门庆说完，就走出来，吩咐玳安、琴童、书童、画童："打点衣服行李，明日到东京走一遭。"四个小厮各各收拾行李忙个不停。月娘便教小玉："去请你各房娘，都来收拾你爹行李。"当下只有李瓶儿，一来有了孩子，二来服了药，不出房来。其余各房，孟玉楼、潘金莲一齐都到。走来的多数都动手，把皮箱、凉箱装了蟒衣、龙袍、缎匹，上寿等物，共有二十多扛；又整

顿了应用冠带衣服等件，一齐完了。晚上三位娘子摆设酒肴，和西门庆送行。席上，西门庆各人叮嘱了几句，便进月娘房里宿歇。次日，把二十扛行李先打发出门；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，经过驿递，让起夫马迎送。收拾停当，然后进李瓶儿房里来，看了官哥儿，与李瓶儿说了句话，教她好好调理，“我不久便回来看你。”那李瓶儿流着泪道：“路上小心保重。”直送出厅来，和月娘、玉楼、金莲，把伙儿送出了大门。

西门庆乘了凉轿，四个小厮骑着马，往东京进发。一路行来，却走了百里路程。那时天已傍晚，西门庆分付驻扎。驿官厮见，送供应，过了一宵。明日一早，西门庆催趱人马，扛箱快行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。午时打中火，又行。路上相遇的，无非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的，也有进生辰贡的，不计其数。又行了十来日，算来路途路已不多，趱到刚刚凑巧。宿了一晚，又行了两日，便到东京，进了万寿城门。那时天色将晚，赶到龙德街牌楼底下，就投翟家屋里去住了。

那翟管家闻知西门庆到了，忙着出来迎接。各叙寒暄，吃了茶。西门庆叫玳安专管行李，一一运进了翟家里来。翟谦交府干收了，就摆酒和西门庆洗尘。不多时，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，几十样小菜，都是珍肴美味，燕窝鱼翅，绝好下饭。只没有龙肝凤髓，其余奇巧富丽，就是蔡太师自家受用，也不过如此。侍者拿着通天犀杯，斟上麻姑酒儿，递与翟谦。接过饮下，然后又斟上来，把盏与西门庆。西门庆也回敬了。两人坐下，糖果热按酒之物，流水般递将上来。酒过两巡，西门庆便对翟谦道：“学生此来，单为老太师庆寿，聊备些微礼，孝顺太师，不必推辞。只是学生一贯有相攀的心，

欲求亲家预先禀过，拜太师门下做个干生子，也不枉了一生一世。不知可以启口带携的学生么？”翟谦道：“这个有何难！我们主人虽是朝廷大臣，却也极好奉承。今日见了这般盛礼，自然还要升选官爵，拜做干子，必定允许哩。”西门庆听说，不胜之喜。饮够多时，西门庆便推：“不吃酒罢。”翟管家道：“再请一杯。怎么不吃了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明日有正经事，再不敢多饮。”再四相劝，只得又吃了一杯。翟管家赏了随从酒食，吩咐把牲口牵到后槽去。当下收过了家活，就请西门庆到后边书房里安歇。铺下好描金暖床，鲛绡帐儿，把银钩挂起，露出一床好锦被，香喷喷的。一班小厮服侍西门庆脱衣脱袜，上床。独宿孤眠，西门庆一生不惯，那一晚好难捱过。

巴到天明，正待起身，那翟家门户重掩，去那里讨水来净脸。直捱到已牌时分，才有个人把门打开，随后一个小厮拿着手巾，一个捧着银面盆，倒了香汤，进书房来。西门庆梳洗完毕，戴上忠靖冠，穿着外盖衣服，一个在书房里坐。只见翟管家出来，和西门庆厮见了，坐下。侍者托出一个朱红盒子，里边有三十来样美味，一把银壶，斟上酒来，吃早饭。翟谦道：“请用早饭，学生先进府去，和主翁说过，然后亲家搬礼物进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多劳费心。”酒过数杯，就拿早饭来吃了，收过家活。翟管家道：“先坐一会儿，学生进府去便来。”翟谦去不多时，忙跑回来，向西门庆说：“老爷正在书房梳洗。外边满朝文武官员，都各伺候拜寿，忙得很哪。学生已对老爷说过了，如今先进去拜贺，学生也随后便到了。”西门庆不胜欢喜，便教跟随人拉同翟家几个伙计，先把那二十件金银缎匹，抬到太师府前。一行人应声去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西门庆冠带乘了轿来，只见乱哄哄的，挨肩擦背，都是大小官员来上寿的。西门庆远远望见一个官员，也乘着轿进龙德坊来。西门庆仔细一认，倒是扬州苗员外。却不想苗员外也望见西门庆了。两个同下轿作揖，叙说寒温。原来这苗员外，是第一个财主，他现做个散官之职，向来结交在蔡太师门下。那时也来上寿，恰遇了故人。当下两个人忙匆匆，说了几句，分手而别。

西门庆来到太师府前，但见：堂开绿野，仿佛云霄；阁起凌烟，依稀星斗。门前宽绰堪旋马，阀阅嵬峨好竖旗。锦绣丛中，风送到画眉声巧；金银堆里，日映出琪树花香。旃檀香截成梁栋，醍酒石满砌阶除。左右玉屏风，一个个夷光红拂；满堂罗宝玩，一件件周鼎商彝。明晃晃悬挂着明珠十二，黑夜里何用灯油；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，弹短铗尽皆名士。恁地九州四海，大小官员，多来庆贺；就是六部尚书，三边总督，无不低头。正是：除却万年天子贵，只有当朝宰相尊。西门庆躬身进了大门，只见中门关着不开，官员都从角门而入。西门庆便问：“为何今日大事，却不开大门？”翟管家道：“中门曾经官家行幸，因此人不敢打这门出入。”西门庆和翟管家进了几重门，门上都是武官把守，一点儿也不混乱。见了翟谦，一个个都欠身问：“管家从何处来？”翟管家答道：“舍亲打山东来拜寿老爷的。”说罢，又走过几座门，转几个弯，无非是画栋雕梁，金张甲第。隐隐听见鼓乐之声，如在天上的一般，西门庆又问道：“这里民居隔绝，哪里来的鼓乐喧嚷？”翟管家道：“这是老爷教的女乐。一班共二十四人，也晓得天魔舞，霓裳舞，观音舞。凡老爷早膳、中饭、夜燕，都是奏的。如今想必是早膳了。’西门庆还没听完，鼻子里又觉得异香馥馥，

乐声越发近了。翟管家道：“这里老爷书房将到了，脚步儿放松些。”转个回廊，只见一座大厅，如宝殿仙宫；厅前仙鹤、孔雀，种种珍禽，又有那琼花、昙花、佛桑花，四时不谢，开的闪闪烁烁，应接不暇。西门庆没敢闯进，让翟管家先进去了，然后挨挨排排，走到堂前。堂上虎皮太师交椅上，坐一个大猩红蟒衣的，是太师了。屏风后列有二三十个美女，一个个都是宫样妆束，执巾执扇，捧拥着他。翟管家也站在一边。西门庆朝上拜了四拜；蔡太师也起身，在绒单上回了个礼：这是初相见了。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师耳边，暗暗说了几句话下来。西门庆理会是那话了，又朝上拜四拜；蔡太师便不答礼：这四拜是认干爷了。因受了四拜，后来都以父子相称。西门庆开言道：“孩儿没恁孝顺爷爷，今日华诞，家里备的几件菲仪，聊表千里鹅毛之意，愿老爷寿比南山！”蔡太师道：“这……怎么受得?便请坐下。”侍者拿了把椅子上来，西门庆朝上作了个揖，道：“告坐了。”就西边坐地吃茶。翟管家慌跑出门来，叫抬礼物的都进来。二十来件礼物，揭开了凉箱盖，呈上一个礼目：大红蟒袍一套，官绿龙袍一套，汉锦二十匹，蜀锦二十匹，火浣布二十匹，西洋布二十匹；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，狮蛮玉带一围，金镶奇南香带一围，玉杯、犀杯各十对，赤金攒花爵杯八只，明珠十颗；又梯己黄金二百两，送上蔡太师做贽见的礼。蔡太师看了礼目，又瞧了抬上二十来扛，心下十分欢喜，连声称“多谢”不迭，便叫翟管家：“收进库房去罢。”一面吩咐摆酒款待。西门庆因见忙乱，推故辞别了蔡太师。太师道：“既如此，下午早早来罢。”西门庆作个揖起身。蔡太师送了几步，便不送了。西门庆依旧和翟管家同出府来。翟管家府内有事，也作别走

了。

西门庆回到翟家来，脱下冠带，又吃了一顿好饭。回到书房，打了个瞌睡，恰好蔡太师差舍人邀请赴席。西门庆谢了些酬金，教先去，随后就到。便重整冠带，预先叫玳安封下许多赏封，做一拜匣盛了，跟随着四个小厮，乘轿望太师府来赶去。且说蔡太师，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，各各请酒。自次日为始，分做三停：第一日是皇亲内相；第二日是尚书显要衙门官员；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，只有西门庆，一来远客，二来送了许多礼物，蔡太师倒十分喜欢他，因此在正日，独独请他一个。听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，忙走出轩下相迎。西门庆再四谦逊，让“爷爷先行”，自家屈着背，轻轻跨入槛内。蔡太师道：“远劳驾从，又损隆仪；今日略坐，少表微忱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孩儿戴天履地，全仗爷爷洪福。些小敬意，何足挂怀。”两人喁喁笑语，真似父子一般。二十个美女一齐奏乐，府干当差的斟上酒来。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把盏。西门庆力辞不敢，只领了一杯，立饮而尽，随即坐了筵席。西门庆教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，斟上满满一杯，走到蔡太师席前，双膝跪下道：“愿爷爷千岁！”蔡太师满面欢喜道：“孩儿起来。”接过便饮个完。西门庆才起身，依旧坐下。那时相府华筵，珍奇万状，自不必说。西门庆直饮到黄昏时候，拿赏封赏了诸执役人，才作谢告别道：“爷爷贵冗，孩儿就此叩谢，后日不敢再来求见了。”出了府门，仍到翟家安歇。

［艺术赏析］

广纳“干儿门生”，是封建权贵们结党营私、网罗亲信党羽的重要手段。做蔡太师干儿门生者，有东平府府尹陈文昭（第十回）、东京开封府府尹杨时（第十四

回）、状元（后任两淮巡盐御史）蔡一泉（第三十六回）、山东巡按御史宋乔年（第四十九回）、扬州苗员外（第五十五回）。蔡京的干儿门生可谓不少。蔡京堪称为结党营私的专家。这是他排斥异己、打击异己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罪恶统治的重要力量。蔡状元省亲道经清河，蔡太师府管家翟谦致书西门庆，要他盛情接待。蔡状元“乃老爷之假子”，地位很重要。对那些“干儿门生”来说，谋得这一地位不仅身价百倍，且可以飞黄腾达，为所欲为。西门庆是一个官商结合的典型人物，为谋得假子的地位，西门庆百般钻营。首先以重礼贿赂翟管家，打通关节。西门庆趁蔡京寿诞之机，进京拜寿，以二十扛金银缎匹的巨额贿赂，投蔡京所好，假子的地位便唾手而得。从此，西门庆成了蔡京的心腹党羽，不仅能够横行乡里，连巡抚之类的大官也不在话下，起码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。

从艺术上讲，《金瓶梅》比较善于写反面人物、这就是成功的一例。有些小说在写反面人物时，由于作者的强烈的主观愿望和情感，超越了客观真实，将反面人物从外貌到心态都写得其丑无比，形容过度反失其真。近代人忏绮词人在《木寿杌萃编序》一文中对此作了批评。他说，这类小说对反面人物的描写“亦可谓穷形尽相，无态不搜矣。然所摹写者，仍不外乎是鬼之形状，居鬼之名称者”。在他看来，要写好反面人物，首先要不失其真，要能“写貌为人而心为鬼，名为人而实为鬼者”。从表象上看“明明一完好之人也，而有识者一见而知其为鬼。作者未尝著一贬词，而纸上之声音笑貌，如揭其肺肝，如窥其秘奥，画皮画骨，绘影绘声，神手技矣”，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“一一摹写其真，不假雕凿，不事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扬”。忏绮词人的这些观点很有见地。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成功亦正是如此。他笔下的西门庆、蔡京、翟谦，均属反面人物，讽刺对象，然而一个个都是“完好之人”，而不具“鬼之形状”。在这场拜认义父义子的丑剧中，作者不假雕凿，不事抑扬，不著一贬词，纯用白描手法，写出了西门庆与蔡京之间的煞有介事的“一种亲爱情景”，俨然是一对真的义父义子。然而透过“貌为人”、“名为人”的表象，刻画他们的音容笑貌、言论行动、心态神态，达到揭其肺肝、画皮画骨的神奇效果。这仍然是作者的“如实描写，尽其情伪”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成功。

西门庆私淫来旺妇

［故事节录］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孟玉楼生日。全家祝寿饮酒，猜拳行令。西门庆与女奴仆宋惠莲私通：

话说次日有吴大妗子、杨姑娘、潘姥姥众堂客，都来与孟玉楼做生日。月娘在后厅与众客饮酒，倒也罢了。其中惹出一件事来。那来旺儿，因他媳妇痨病死了，月娘新近给他娶了一房媳妇。娘家姓宋，乃是卖棺材的宋仁的女儿。原先卖在蔡通判家，房里使唤，后因坏事出来，嫁给厨役蒋聪为小妻。蒋聪常在西门庆家做活。来旺儿早晚到蒋聪家叫蒋聪去，看见这个老婆，两人吃酒谈论，就把这个老婆看上了。一日，不想这蒋聪因和一般厨役分财不均，酒醉厮打，动起刀杖来，把蒋聪戳死在地，那人便越墙逃走了。老婆央求来旺儿对西门庆说，替她拿帖儿去县里和县丞说，派人捉住凶犯，判死罪，抵了蒋聪命。后来，来旺儿哄月娘，只说是小人家媳妇儿，会做针指。月娘用了五两银子，两套衣服，四匹青

红布，并簪环之类，娶给他为妻。月娘因她叫金莲，不好称呼，遂改名惠莲。这个老婆属马的，小金莲两岁，今年二十四岁了。生得黄白净面，身子儿不肥不瘦，模样儿不短不长，比金莲脚还小些儿。性明敏，善机变，会妆饰。龙江虎浪，就是嘲弃汉子的班头，败坏家风的领袖。若说她的本事，她也曾：斜倚门儿立，人来倒目随。托腮并咬指，无故整衣裳。坐立随摇腿，无人曲唱低。开窗推户牖，停针不语时。未言先欲笑，必定与人私。初来时，跟众家人媳妇上灶做饭，没什么妆饰，还不很在意。过了一个月有余，看玉楼、金莲众人打扮，她把鬆髻垫得高高的，梳得虚笼笼的头发，把水鬓描得长长的，在上边递茶递水，被西门庆看在眼里。一日，设了一条计策，教来旺儿押了五百两银子，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，和家中穿着四季衣服。来回也需半年期程。约从十一月半头，搭在旱路车上，起身去了。西门庆安心早晚要调戏他这老婆，不想到此正值孟玉楼生日。月娘和众堂客在后厅吃酒，西门庆那日在家，没往哪去。月娘吩咐玉箫：“房中另放桌儿，打发酒菜汤饭点心给你爹吃。”西门庆往帘内看见惠莲身上穿着红绸对衿袄，紫绢裙子，在席上斟酒，故意问玉箫：“那个穿红袄的是谁？”玉箫回道：“是新娶的来旺儿的媳妇惠莲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媳妇怎么红袄配着紫裙子，怪模怪样。到明日对你娘说，另给她一条别的颜色裙子配着穿。”玉箫道：“这紫裙子，还是向我借的裙子。”说了就罢了。

须臾过了玉楼生日。一日，月娘到对门乔大户家吃生日酒去了。大约后晌时分，西门庆从外回家，已有酒了，走到仪门前。惠莲正往外走，两个撞了满怀。西门

庆便一手搂过脖子来，就亲了个嘴，口中喃喃呐呐说道：“我的儿，你若依了我，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。”那老婆一声儿没言语，推开西门庆手，一直往前走了。西门庆归到上房，叫玉箫送了一匹蓝缎子，到她屋里，对她说：“爹昨日见你酒席上斟酒，穿着红袄，配着紫裙子，怪模怪样的不好看。说这紫裙子还是问我借的，爹才开橱柜拿了这匹缎子，派我送给你，教你做裙子穿。”惠莲打开一看，却是一匹翠蓝四季团花兼喜相逢缎子，说道：“我做出来，娘若见了问怎么办？”玉箫道：“爹明日还会对娘说，你放心。爹说了，你若依了这件事，随你要什么，爹给你买。今日赶娘不在家，要和你会会儿，你心下如何？”那老婆听了微笑而不言，因问：“爹几时来？我好在屋里伺候。”玉箫道：“爹说小厮天天看着，不好进你这屋里来的。叫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儿里。那里无人，可见一会儿。”老婆道：“只怕五娘、六娘知道了，不好意思的。”玉箫道：“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里下棋。你去，不会有事。”当下约会已定，玉箫走来回西门庆说话。两个都往山子底下成事，玉箫在门前与他观风。

不想金莲、玉楼都在李瓶儿房里下棋，只见小鸾来请玉楼，说：“爹回家了。”三人就散了。玉楼回后边去了。金莲走到房中涂了脸，也往后边来。走入仪门，只见小玉立在上房门前，金莲问：“你爹在屋里？”小玉摇手儿，往前指。金莲就知其意，走到前边山子角门前，只见玉箫拦着门。金莲只猜玉箫和西门庆在此私狎，便顶进去。玉箫慌了，说道：“五娘不要进去，爹在里面有勾当哩。”金莲骂道：“怪狗肉，我又怕你爹了！”不由分说，进入花园里来，各处寻了一遍，走到藏春坞山子洞儿里，只见他两个人在里面才了事。老婆听见有人来，

连忙系上裙子往外走，看见金莲，满脸通红。金莲问道：“贼臭肉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老婆道：“我来叫画童儿。”说着一溜烟走了。金莲进来，看见西门庆在里边系裤子，骂道：“贼没廉耻的货，你和奴淫妇大白天在这里干勾当儿！刚才我打与那淫妇两个耳刮子才好，不想她往外走了。原来你就是画童儿，她来寻你。你与我实说，和这淫妇偷了几回？若不实说，等大姐姐回家，看我说不说。我若不把奴才淫妇脸打的胀猪，就不算。俺没闲时来这里，你也来插上一把子，老娘眼里却放不过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怪小淫妇儿，悄悄点，休要嚷得人知道。我实对你说，连今日才一回。”金莲道：“一回二回，我不信。你既然要这奴才淫妇，两个瞒神唬鬼弄剌子儿，我打听出来，休怪了，我却和你答话。”那西门庆笑着出去了。

金莲到后边，听见众丫头都说：“爹回家，让玉箫手巾裹着一匹蓝缎子往前边去，不知给谁。”金莲就知是与来旺儿媳妇的，对玉楼亦不提起此事。这老婆每日在那边，或替她造汤饭，或替她做针指鞋脚，或跟着李瓶儿下棋，常贼乖趋附金莲，被西门庆撞在一处，无人，叫他两个苟合，图汉子喜欢。惠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，背地不包括与她衣服、汗巾、首饰、香茶之类，银子成天带在身边，在门前买花翠胭粉，渐渐显露，打扮得与往日不同。西门庆又对月娘说她做好汤水，不叫她上大灶，只叫他和玉箫两个，在月娘房里后边小灶上，专端茶水，整理菜蔬，打发月娘房里吃饭，与月娘做针指。

这里众妇人饮酒，至掌灯时分，西门庆掀开帘子进来，笑道：“你都好吃。”吴大妗子跳起来说道：“姐夫来了。”连忙让坐给他。月娘道：“你到后边吃酒去，女妇男子汉，又走来做什么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是这么说，我

去罢。”于是走过金莲这边来。金莲随即跟了来，见西门庆吃得半醉，拉着金莲说道：“小油嘴，我有句话儿和你说，我要留惠莲在后边一夜，后边没地方；看你能否容她，在你这边歇一夜罢，好不好？”金莲道：“我不好骂的，没的那汗邪的胡说！随你和她那里捣去。好娇态！叫她在我这里，我是没处照放她。我就算依了你，春梅贼小肉儿她也不容她这里。你不信，叫了春梅小肉儿，问了她来。她若肯了，我就容你容她在这屋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是你娘儿都不肯，算了，我和她往那山子洞儿那里过一夜。你吩咐丫头拿床铺盖，生些火儿那里去。不然，这一冷怎么忍受？”金莲忍不住笑了，“我不好骂出你来的！贼奴才淫妇，她是养你的娘。你是王祥寒冬腊月行孝顺，在那石头床上卧冰哩！”西门庆笑道：“怪小油嘴儿，不要奚落我。算了吧，好歹叫丫头生个火儿。”金莲道：“你去，我知道。”当晚众堂客席散，金莲吩咐秋菊，果然抱铺盖笼火，在山子底下藏春坞雪洞儿预备。

惠莲送月娘、李娇儿、玉楼进到后边仪门前，故意说道：“娘，小的不送，往前边去罢。”月娘道：“也罢，你前边睡去罢。”这老婆打发月娘进入，还在仪门前站立了一回，见无人，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。正是：莫教襄王劳望眼，巫山自送雨云来。这宋惠莲走到花园门，听说西门庆还未进来，就不曾扣角门子，只虚掩着。来到藏春坞洞儿内，只见西门庆又早在那里头秉烛而坐。老婆进到里面，但觉冷气侵人，尘嚣满榻。于是袖中取出两个棒儿香，灯上点着，插在地下。虽然地下笼着一盆炭火儿，还冷得打兢。老婆在床上先伸下铺，上面还盖着一件貂鼠禅衣，掩上双扉，两人上床就寝。却不防潘金莲打听到他二人已入港了，在房中摘去冠儿，轻移

莲步，悄悄来到花园内，听他两个私下说什么话。到角门前，推了推，开着，遂潜身徐步而入，也不怕苍苔冰透了凌波，花刺抓伤了裙褶，足隐身，在藏春坞月窗下站听。良久，只见里面灯烛尚明，老婆笑声说：“西门庆，冷铺中舍冰，把你贼受罪不渴的老花子，就没本事寻个地方儿，到这寒冰地狱里来了。口里衔着条绳子，冻死了往外拉。”又道：“冷合合的，睡了罢，怎么只顾端详我的脚?你看过那小脚儿。我没双鞋面儿，能否买与我双鞋面儿?看着人家做鞋，不能够做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不要紧，到明日替你买几钱各色鞋面。谁知你比你五娘脚儿还小。”老婆道：“拿什么比他?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了试，还套着我的鞋穿。倒也不在乎大小，只是鞋样子周正才好。”金莲在外听了，“这个奴才淫妇，等我再听一回，他还说什么？”于是又听够多时。只听老婆问西门庆说：“你家第五的秋胡戏，你娶他来家多少时了?是女招的，还是后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也是回头人儿。”老婆道：“难怪那么久惯老成，原来也是个意中人儿，露水夫妻。”这金莲不听便罢，听了气的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，半日移脚不动，说道：“若叫这奴才淫妇在里面，把俺怎能受得了。”当时就想声张骂起来，又恐怕西门庆性子不好，逞了淫妇的脸。待要含忍了他，恐怕他明日不认，“算了，留下个记儿，使他知道，到明日我和他答话。”于是走到角门前，拔下头上一根银簪儿，把门倒销了，懊恨归房，宿歇一宿。

到次日清早，老婆先起来，穿上衣裳，蓬着头走出来，见角门没插，吃了一惊。又摇门，摇了半日，摇不开。去见西门庆。西门庆隔壁叫迎春替他开了。因看见簪销门儿，就知是金莲的簪子，就知昨晚他听了。这老

婆怀着鬼胎，走到前边正开房门，只见平安从东净里出来，看见他只是笑。惠莲道：“怪囚根子，谁和你眦着那牙笑哩。”平安儿道：“嫂嫂，俺总笑笑儿！”惠莲道：“大清早，平白笑什么？”平安道：“我笑嫂子三日没吃饭眼前花，我猜你昨日一夜不来家。”这老婆听了此言，便把脸红了，骂道：“贼提口拔舌见鬼的囚根子，我哪一夜不在屋里睡?怎么不回家?你丢块瓦儿,也要下落。’平安道：“我刚才还看嫂子锁着门，怎的赖得过？”惠莲道：“我早起身，就往五娘屋里，只刚才出来。你从哪里来？”平安道：“我听见五娘叫你腌螃蟹，说你会劈好腿儿；难怪五娘看着旋簸箕的,说你会咂好舌头。’把老婆说得急了，拿起条门栓来,赶着平安儿绕院子骂道：“贼汗邪囚根子，看我到明日对他说不说。不给你点颜色,你就有些狂了？”那平安道：“耶口乐嫂子，将就着些儿。对谁说?我晓得你往高枝儿上去了。”那惠莲急了起来，只赶着他打。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铺，帘子下走出来，一把手将栓夺住了，说道：“嫂子为什么打他？”惠莲道：“你问那眦牙鬼囚根子，口里六说白道的，把我的胳膊都气软了。”那平安得手，往外跑了。玳安推着他说：“嫂子，你少生气着恼，且往屋里梳头去罢。”妇人便从腰间葫芦儿顺袋里，取出三四分银子来，递与玳安道：“烦你替我拿大碗荡两个合汁来我吃，把汤盛在铫子里。”玳安道：“不要紧，等我去。”一手接了，连忙洗了脸，替他荡了合汁来。妇人让玳安吃了一碗，他也吃了一碗，方才梳了头，锁上门，先到后边月娘房里打了卯儿，然后到金莲房里。

金莲正临镜梳妆。惠莲小心着，在旁拿抿镜，掇洗手水，殷勤侍奉。金莲正眼也不瞧他，也不理他。惠莲道：“娘的睡鞋裹脚，我卷了收了罢？”金莲道：“由他，

你放着，叫丫头进来收。”便叫秋菊：“贼奴才，往哪去了？”惠莲道：“秋菊扫地哩，春梅姐在那里梳头哩。”金莲道：“你不要管他，丢着罢，等他们来拾掇。歪蹄泼脚的，省得脏了嫂子的手。你去服侍你爹，爹也得你这个人儿服侍他，才可他的心。俺是露水夫妻，再醮货儿，只嫂子是正名正顶，轿子娶过来的，是他的正头老婆，秋胡戏。”这老婆听了，正道着昨日晚上他的真病，于是向前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娘是小的一个主儿，娘不高抬贵手，小的一时儿就不行的。当初不是娘宽恩，小的也不肯依随爹。就是后边大娘，不过只是个大纲儿。小的还是娘抬举多，不敢在娘面前欺心?随娘查访，小的但有一字欺心,到明日不得好死,一个毛孔儿里生下一个疔疮。”金莲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我是眼子里放不下砂子的人。汉子既要了你，俺每莫不与争?不许你在汉子跟前弄鬼，轻言轻语的。你说把俺每下去了，你要在中间闹腾。我的姐姐，对你说，把这心儿死了罢！”惠莲道：“娘，小的并不敢欺心。倒只怕昨日晚上娘听错了。”金莲道：“傻嫂子，我闲得慌，去听你的?我对你说了罢，十个老婆买不住一个男子汉的心。你爹虽然家里有这几个老婆，或是外边请人家的粉头，到家从不瞒我一些儿，一五一十就告我说。你六娘当时和他一个鼻子眼儿里出气，什么事儿回家不告诉我。你比他差些儿！”说得老婆闭口无言，在房中立了一回，走出来了。走到仪门夹道内，撞见西门庆，说道：“你好人儿，原来你是个大滑答子货！昨日我对你说的话儿，你就告诉别人，今日教人奚落了我一顿。我和你说的话儿，只放在你心里，放烂了才好。想起什么来对人说?你这嘴头子，就是个走水的槽，有话到明日也不对你说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什么话?我并不知道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